

分

新日本论

李永晶——著

身

重构近代日本
精神史，
也是发现
中国的另一个『自我』



分

新日本论

李永晶——著

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身：新日本论 / 李永晶著. -- 北京：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2020.1
ISBN 978-7-5596-3782-6

I. ①分… II. ①李… III. ①民族性—研究—日本
IV. ① 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41183 号

分身：新日本论

作 者：李永晶

责任编辑：张 萌

特约编辑：黄旭东

封面设计：UNLOOK@广岛 Alvin

内文制作：燕 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0 千字 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17 印张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3782-6

定价：7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 64258472-800

始于一页，抵达世界

目 录

引 子	认识日本，认识自我.....	001
绪 论	什么是日本 我们的方法和视角	013
	一、日本：一种精神现象.....	015
	二、国家的精神分析：方法与课题	027
	三、分身：东亚世界体系的视角	036
第一章	尊王攘夷 中华世界的投影	055
	一、东亚儒学：“日本是中华！”	058
	二、尊王攘夷：时代风云中的水户学.....	080
	三、世界帝国：近代日本的国家目标.....	094
第二章	竞逐亚洲 面向世界大舞台	104
	一、想象亚洲：日本帝国意识的成长.....	106
	二、亚洲主义的三重精神结构	125

三、东亚内战：从亚洲主义到民族主义	139
四、文明使命：未完的亚洲主义叙事	147

附论

甲午战争与近代日本世界认识的转变	151
------------------------	-----

第三章 超克西方 普遍世界的创造	179
-------------------------------	------------

一、近代超克：世界革命的理论	184
----------------------	-----

二、京都学派：世界史的预言者	192
----------------------	-----

三、天命流转：近代东亚的世界主义	202
------------------------	-----

附论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

民族与帝国的视角	215
----------------	-----

第四章 世界革命 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热情	226
----------------------------------	------------

一、从明治到昭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232
---------------------------	-----

二、昭和维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变异	240
-------------------------	-----

三、民族与世界：东亚世界的新认识	255
------------------------	-----

四、东亚世界史中的日本马克思主义	272
------------------------	-----

附论

大正民主主义

人民觉醒的光与影..... 277

第五章 民主主义 旧邦新造的历史意识..... 290

一、东亚的王权：为万世开太平..... 293

二、永久革命：作为近代超克论的民主主义..... 317

三、战后民主主义与历史认识..... 330

四、战争与民主：东亚世界史的反思..... 354

附论

军国暴力

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污点..... 361

第六章 日本宪法 从民族国家到世界主义..... 380

一、日本宪法的世界主义属性..... 383

二、隐匿的立法者：重新思考日本宪法的论争..... 391

三、日本宪法的真相：民族国家的世界化..... 396

四、世界主义：日本宪法的时代精神..... 403

附论

鹤见俊辅的人生

作为战后日本精神史的个体史 409

第七章 明治维新 东亚世界史的精神秘密 422

一、明治维新的真相与意义 425

二、英雄、时势与历史的本质 430

三、维新志士与东亚世界的古典传统 433

四、作为古典精神事件的明治维新 440

附论

日本转向

东亚古典精神的相逢与终结 448

结 语 青春东亚 近代日本精神史的再省察 473

一、重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意义 475

二、方法论的省察：我们的困难与采用的方法 482

三、新世界主义与世界史叙事 490

尾 声 为什么日本的故事说不完 501

参考文献 510

后 记 524

引子

认识日本，认识自我

这是一个需要新的日本论的时代。

本书即将展开的这一以“分身”命名的日本论，说的是关于现代东亚国家前生后世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些随处可见的现象。

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日本热”，这从日本图书的翻译出版可窥见一斑，多种冠以“发现日本”“阅读日本”“日本历史”等名目的书籍陆续得以出版。这种可概括为“重新发现日本”的现象，内容可谓无所不包，涵括了花道、茶道、庭院、建筑、文学、艺能、汉字、政治、历史、心理、宗教等形形色色的主题。

这不禁让人思考：这种“日本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中国人为何独独对日本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有的读者可能会说，因为对我们来说，日本始终是一个“谜”。这个回答也不能说是错，但它还只是转换，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对于我们而言，日本是一个“谜”？

我们还是先继续看一下关于日本图书出版的一些事实。

在大众文化领域，像东野圭吾、京极夏彦、村上春树这些热门的日本当代作家，每一部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几乎都会受到读者的热捧。在非虚构类作品中，评论家大前研一的作品是代表，影响甚至塑造了许多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国内出版社竞相出版日本的书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与商业现象，形成了一种基于“粉丝”的文化产业链。

但是，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样一种“日本热”只是商业行为吗？最近几年，已故的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1875—1962）的著作，也几乎同时出现了不同的译本。与流行文化不同，民俗学是冷门领域，怎么也出现了热潮涌动的迹象？在学术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日本研究、汉学研究著作一直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欧美学术界关于日本研究的中文译本的出版也是方兴未艾。

如何理解我们这种堪称从“热门”领域到“冷门”领域的对日本的全方位兴趣？

我不再举例了，单从上面罗列的现象来看，我们就可以说，时下的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日本热”。如果说出版的前提是有

市场、有读者，那么中国读者“阅读日本”的兴趣，似乎显露了一个特殊的心理过程。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些读者热衷于推理小说，一方面，读者可以享受阅读的愉悦，这与阅读其他类型的小说并无不同，但另一方面，阅读推理小说又是一个解谜的过程，读者要在作者埋伏的蛛丝马迹中，时刻探索一种真实。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日本可能就是一部复杂的推理小说！在欣赏它光怪陆离的奇异景象之余，我们还负有“侦探”“索隐”的责任。我们要从经验的现象出发，经由基于知识的综合理性分析，有时甚至还要动用我们的直觉，最终上升到高级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致的不仅仅是愉悦，更是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深度洞察，而后者具有指引生活方向的力量。

二

要真正理解这种“日本热”，你需要一个将自身抽离出当下情境的视角，这就是历史的视角。历史是我们理解自身处境时最为便利的一面镜子。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一次“日本热”。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1848—1905）所撰的《日本国志》大约在1895年底至次年初出版，旋即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到1895年，中国人多会想到甲午战争，它是构成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人们对《日本国志》的关注，更多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战败的刺激。在当

时普通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是“天朝上国”，而日本即便不再是“海外三神山”，也无非是“蕞尔小邦”，长期受惠于中华文明的学生。但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割地赔款数额之巨，让当时的士大夫无比震惊。不仅如此，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更是学生打败老师的大事件。这种心理以及认知上的颠覆性，才是对当时“天朝上国”普遍自负的国民心态的致命打击。

在甲午王师败绩的当年，黄遵宪就拿出了这部皇皇巨著。这可绝不是蹭热度。自1877年11月赴日并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始，黄遵宪就广泛收集日本文史资料，“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大约在1882年春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的编纂工作。书稿内容涉及日本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宗教、军事法律等方面，总计四十卷，可谓是一部关于日本的“百科全书”。1887年夏，他最终完成了这部大书。书稿甫一完成，就受到当时著名外交家薛福成以及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重视，但这部巨著却迟迟未能公开出版。

书稿未能及时出版，自然使得国人在开战前丧失了一次升级日本认知的绝佳机会。有人甚至感叹，如果国人早读到此书，或许会省去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书稿未能及时出版的缘由，暂略过不谈。这里我先为大家引述一段黄遵宪自己对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说法：

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有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

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¹

黄遵宪引用中国历史上宋辽战争期间的旧事,显然是想唤醒读者的问题意识。从979年宋太宗攻辽开始,到1005年双方结成“澶渊之盟”,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最终以宋王朝惨败并割地赔款告终。虽然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种结局,但“宋人”对辽国的认知“如隔十重云雾”,未做到“知己知彼”,可以说难逃其咎。1895年的黄遵宪重读这一段写于1887年的文字时,是否有一语成谶的感慨?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士大夫们读到这近千年前的往事会受到怎样的刺激!

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日本国志》的出版犹如及时雨,迅速催生了人们的日本意识,让国人重新打量起这个“陌生的邻人”来。由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日本热”出现,并在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之后达到高潮。各路学子互相约集,“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²

1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册),岳麓书社,2016年,第5页。

2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的“世界”体验，他们的视野、观念和格局顿时开阔起来。而打量对方的目光，自然也会转向自身，于是，自我和世界认知也就得到了改换和升级。

这是“认识日本，认识自己”的第一层意思。

三

南宋诗人陆游有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熟知儒家“知行合一”的中国人而言，这句话不难理解。无论是“绝知”还是“躬行”，人们都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走出心理舒适区。时代的大趋势往往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能量和舞台。

甲午败绩和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出版，震撼了一部分士大夫的心理和认知结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正是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顶层政治改革。1898年9月28日，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变法戛然而止。这虽然是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诗篇，但认知日本的时代潮流也由此打开了闸门。短短数年间，“科学”“民主”“民族”“政治”“经济”等日本创造的富有时代自我意识的“名词”，如汪洋一般冲决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自我与世界认知的牢笼。中国知识分子已然完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认知升级。

但这还只是认识日本、认识自我的开始。在《日本国志》出版三十余年后，1928年出版的戴季陶（1891—1949）的《日本论》，

则代表了中国近代史上日本认识的第二座高峰¹,今日读来仍不失启发意义。我接下来要引述的,同样是戴季陶对于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自述。在他感慨当时除了《日本国志》外“没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之后,他这样写道: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作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常驻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²

1 当然,黄遵宪《日本国志》以来,并非没有其他中国学者撰写的各种日本著述和游记,但都未能造成可观察到的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王先谦(1842—1917)在1902年出版了他编撰的《日本源流考》(二十二卷),这是中国首部编年体日本通史。不过,这部书大量引用了《日本国志》记载的史实,甚至包括黄遵宪本人的评论。另外,1927年5月,当时尚是青年历史学者的陈恭禄(1900—1966)撰写的《日本全史》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序言中自述道:“中日关系之重要,二国人民无不知之。日人考察吾国情形,刊行书籍,不知凡几。吾人求一较善之日本史,乃不可得。”这是中国学者叙述日本历史的一次新的努力。参见陈恭禄:《日本全史》,岳麓书社,2013年。

2 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戴季陶的这段话，我自己时常引用。虽时隔三十余年，戴季陶与黄遵宪的认知和感慨却出奇地一致。他们都在说，我们中国人的日本认识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重视起日本来。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他们看到和体验到的实际情况。实际上，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戴季陶的这番话就算拿到今天来说，似亦不为过。¹

我在这里引述这一段话，是要说另一件事。与中国的“日本热”相比，日本则一直有“中国热”。古代日本的“中国热”，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要从中国学习和吸收先进文明。但到了近代，甚至在今天，它依然对中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这又是为什么？除了各种实用的意图，诸如政治的、商业的利益外，是否还有不为我们所察觉的、隐匿的动机？

回答当然是，有。这是“认识日本，认识自己”这个说法的第二层含义：日本不单单是我们当下观念中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古以来，它就是和“中国”在一起的；自古以来，日本就是东亚世界的成员，在东亚大陆各民族的共同演化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民族意识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家形态。当然，日本和东亚大陆上的其他民族还不同，它很特殊。人们通常说它是

1 比如，“二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参见〔日〕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从日本战败到中日复交》，苑崇利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要说明的是，日本社会对于中国虽然有高度的关心和细致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它能有效克服对中国的各种误认。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拙著：《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总能从日本的“中国论”中读到让我们惊叹的认知和洞察，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对日本社会进行同样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才能产生有效的日本认识。